

梁曉聲：鬱悶可慮不可怕



▲梁曉聲強調《鬱悶的中國人》不是為了牢騷而寫，而是希望各階層均努力，找到「中國突圍」之路 本報攝

「多種力量拉扯中的中國人，像極了一張單薄的紙。人們鬱悶於這個時代，可又不得不鬱悶地適應本時代各種五花八門的規則。」著名作家梁曉聲日前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對於他的新書《鬱悶的中國人》中闡述當代中國人的鬱悶之情給出這樣的解讀：「中國人都對這個時代感到鬱悶，卻又不得不適應這個時代」。

本報記者 王志民



▲梁曉聲新書《鬱悶的中國人》

不能代表廣大民衆的想法，大眾更關心腰包是否鼓起來，這就留下一種悖論，就是民生解決好了，就一切解決好了，解決民生的過程中就會有腐敗滋生，腐敗下就牽扯到民主，在這樣一個國度中有時也覺得有些沮喪。」知識分子也會處於一種代言的尷尬局面，梁曉聲不諱言想做公共知識分子，他說：一個作家認為處於當下時代只是寫小說，這個小說可以超越現實，那這個作家也挺「怪怪的」。

梁曉聲認為文化的改革不是體制的問題，而是品質問題。文化品質的三個基本組成成分是：一、本能性或原始性。文化開始就是娛樂人的，文化不能變成文藝。第二，文化不能沒有思想力。思想力是觸動社會進步的。第三，自覺性。文化對於一個國家、民族歷史的還原，歷史真相的堅持。梁曉聲認為中國的意識形態分為上層意識形態、民間意識形態以及知識分子意識形態，政治意識形態絕對一統的格局再也不會繼續。民間意識形態憤懣比較多，更多的表現為網絡。知識分子意識形態分歧也比较大，但總歸會好起來。

梁曉聲談到文化有些激動：「如果我們的

民族那麼健忘，如果我們的文化中的文藝、我們的影視被剪切，我們是否參與了漂白歷史？如果大眾化影視反映的是歌舞昇平，我們是否參與了粉飾現實？如果我們的文化只剩下竭盡全力揣測大眾還需要怎樣娛樂，我們是否參與了愚民？如果我們的文化是這樣一種狀態，無論是從文化人到受衆，我們居然沒有不適的感覺，那我無話可說了。」

網絡成高壓鍋氣閥

至今仍堅持用紙筆寫作的梁曉聲並未忽視網絡在當今社會的影響，梁曉聲認為網絡中國和現實中國並不一樣。從網上，時常看到的是鬱悶或憤懣的中國，但也正因為有這麼多情緒都集中消解在網絡中，發泄情緒後，人們回歸現實又自覺納入秩序、規則甚至包括潛規則中。因此，網絡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成了高壓鍋的氣閥。

梁曉聲同時也觀察到，一些人沉迷於當公共知識分子，爲了增加粉絲和引起社會關注，經常弄些沒常識、聾人聽聞的東西。每天無數次都



▲梁曉聲認為文化的改革不是體制的問題，而是品質問題



▲梁曉聲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
▲梁曉聲著作《政協委員》

從《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到《鬱悶的中國人》，梁曉聲自稱寫作上「溫和」了許多，多年的「老憤青」認為「社會問題單靠寫文章是解決不了的」，作爲全國政協委員，他把這些社會問題帶到政協會議上大聲地去談，再寫文章就顯得輕鬆了許多，平和了許多。

梁曉聲認為，人的鬱悶由來已久。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國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鬱悶自不必說；一九四九年後，「文革」那個險象環生、危機四伏的十年讓人們著實鬱悶；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也沒少折騰。現今人們不愁吃喝了，但蘇丹紅、牛肉膏、瘦肉精、染色饅頭、硫磺薑出現了；學校不分配了，找工作也要權錢交易；豆腐渣工程頻繁出現了，礦難接二連三；物價飛漲了，買房買不起，租房也只能蝸居了……解決了溫飽的中國人，又開始鬱悶了。

文化在於提高品質

梁曉聲強調《鬱悶的中國人》不是爲了牢騷而寫，而是希望各階層均努力，找到「中國突圍」之路。鬱悶可慮，但不可怕，也許正是中國產生更新思維的頂層設計、制定更加順應民心民意民生之舉措的契機。

已經當了兩屆全國政協委員的梁曉聲說：十年來作爲政協委員提民生問題，有步驟地接納、受理的基本都改了。他說：「知識分子也



►張曉英演出《桑林收子》劇照

張曉英：「女包公」深入人心

從八歲登台表演至今，張曉英已經在戲曲世界浸淫了三十餘年。儘管世道變幻莫測，她從未抽身而出。走過青春，走過辛酸，如今已經名播梨園的她，多了一份榮辱不驚的從容恬淡。

本報記者 柳海林



▲張曉英（右）在《桑林收子》中與另一位演員對戲的劇照

在河南戲曲名角張曉英的家中，這位在舞台上遊刃有餘的實力派演員面對記者，最初居然有一些緊張：「沒什麼可說的，真沒什麼可說的。」不過，隨著採訪的推進，她逐漸進入了情緒，一如她在舞台上進入所演繹的角色之中。她輕聲細語，娓娓向記者道出她的戲路人生。

黑頭彩旦 從容轉換

張曉英告訴記者，曾經的一些同道中人，陸陸續續遠離了戲界。而她，一路走來，無論曾經面對戲劇低迷的彷徨，和戲路上的辛酸，從未輕言放棄自己的戲曲夢。

一如既往地堅守，如今張曉英在人才濟濟的河南戲曲界，已是聲名遐邇。她的黑頭和彩旦角色，征服了無數的觀衆。她飾演的黑頭包公，戲姿穩健大方，唱腔渾厚鏗鏘，氣貫長虹，淋漓盡致地釋放了包公的正義和凜然。而她飾演的彩旦，極盡滑稽、詼諧，妙趣橫生。在「一正一邪」之間，她從容地轉換，遊刃有餘。

從戲校畢業之後，張曉英進入了禹州市豫劇團。這一年，是一九八七年，十六、七歲的張曉英走上了自立謀生之路。那時，張曉英初出茅廬，在戲曲界出人頭地的念頭充盈內心。無論演繹什麼角色，她投入熱情，沉入戲裡的角色之中，聲情並茂，賦予角色鮮活的生命。張曉英，逐漸在禹州乃至許昌戲曲圈子聲名鵲起。

在此後的戲曲生涯中，走穴演出竟然成爲張曉英的主色調。對於在社會逼仄空間生存的張曉英來說，這是現實因境逼的一種無奈選擇。處在體制外的這種「走穴」，方可以支撐她的生活和戲曲理想。多少年之後，已近不惑之年的張曉英方在

鄭州購買了一套住宅，算是真正在鄭州安家落戶了。

在豫劇團找到歸宿

在一次走穴演出之中，年輕的張曉英邂逅了一位郭先生。這位男扮女裝的「彩旦」，深受觀衆歡迎。彩旦俗稱醜婆子，乃戲曲中旦行的一支，是以滑稽和詼諧的表演爲主的喜劇性角色。張曉英忽然發覺，自身的條件頗爲合適彩旦角色。

在和郭姓先生的同台演出之中，張曉英「偷學」郭先生的彩旦技藝，在他不知不覺之中掌握了彩旦的演繹技巧。此後，張曉英在戲曲表演之中，主攻彩旦，輔以黑頭。

二〇〇二年，張曉英穿梭在鄭州的茶社和戲樓之間。度過第一年的艱難之後，張曉英積蓄了一定的人氣和知名度，並結識了恩師蘭力。蘭力是河南省豫劇二團的主力，他是一代豫劇宗師，人稱「黑臉王」、「活包公」的著名豫劇表演藝術家李斯忠的關門弟子。

張曉英在蘭力的影響下，逐漸將精力轉至「黑頭」的角色之上。她的嗓音高亢，音域寬廣，爆發力強，經過蘭力的點撥，張曉英對黑頭的演繹漸入化境。不久，張曉英的「女包公」形象在省會的戲曲圈子深入人心。二〇〇五年，張曉英登上河南電視台的戲曲擂台「打擂」，脫穎而出，成爲擂主。

成名之後的張曉英，演戲邀約紛至沓來。在漂泊了十多年之後，一直在體制外游離的張曉英，終於在河南省曲劇團尋覓到自己的歸宿。

張曉英告訴記者，在這個更高的平台上，她將釋放自己的所有熱情，實現自己心中的戲劇理想。

侯寶璋家族光耀杏林

侯寶璋教授是中國近代享負盛名的第一代病理學家，他的愛國情懷、科學探索精神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對家人、同事和學生影響深遠。他不僅對中國醫學事業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也爲社會培育了一個杏林世家，其家族多位成員在病理學、解剖學、傳染病學等領域成就卓越。由劉智鵬博士、劉蜀永教授執筆撰寫的《侯寶璋家族史（增訂版）》，向讀者展現了這個杏林世家的工作、生活和趣聞趣事。

一九四八年，侯寶璋出任香港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系系主任，並代理院長職務。二戰後的港大醫學院百廢待興，他以堅毅不拔的精神，擔起重建病理學系的重任。在港大任教十二年，侯寶璋培養了大批優秀的學生，當中不少後來成爲香港醫學界的精英。病理學系也在他手中



▲侯寶璋（前排中）與家人合照

成爲培養病理學專才的搖籃。

港大任教十二年

退休以後，侯寶璋謝絕國外的高薪厚祿，應周恩來總理邀請，在國家最困難的時候回到北京，出任中國醫科大學副校長，負責指導大學的病理學系、病理研究室，以及醫院的病理科研工作。其子女侯健存、侯慧存、女婿彭文偉等均放棄出國或留在外國發展的機會，選擇留在內地，並爲中國的醫學發展作出巨大貢獻。

在父親的影響下，侯寶璋的兒子大多投身醫學界。次子侯健存和四子侯勵存都是著名的病理學家，三子侯競存是解剖學家。侯健存在免疫病理學領域成績卓著，部分研究更達到國際先進水準。侯勵存六十年代初把當時在英國不被看好的冰凍切片技術引進到香港，又在多家私家醫院設置冰凍切片機，使醫生十分鐘內就能得到精確的病理檢驗報告。在他的努力下，這項重要的技術在香港日漸普及。侯競存先後在華西大學和北京醫學院的解剖教研室擔任講師，教學效果優異，深受學生愛戴。

子承父業成績卓著

侯氏家族的女性成員也十分出色。侯寶璋夫人廖文瑛對家人全心奉獻，老舍也稱讚她的賢惠，肯定她對丈夫事業上的支持和幫助；女兒侯慧存天資聰穎，



▲《侯寶璋家族史（增訂版）》封面

十六歲考進大學，其文才獲得巴金認同；外孫女彭倚雲在博士研究生面試時機智地與教授辯論，展露新時代女性自信、進取的一面。

書末收錄了六篇侯寶璋撰寫的中醫史及病理學論文，其中就瘡疾、消渴、楊梅瘡等疾病及中國解剖史等專題進行深入研究。它們不但有學術價值，還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在中醫學不受社會重視的年代，接受西方醫學教育的侯寶璋反而着力研究，並將中醫學推廣給國外的大學，這是很有勇氣和遠見的舉動。

翻開這本家族傳記，一幀幀老舊的照片、一段段人物的經歷，不僅傳承一個家族的記憶，更呈現了一段歷史、一個時代，從中我們可以讀出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遷，以及香港與內地微妙而緊密的關係。

《侯寶璋家族史（增訂版）》由劉智鵬、劉蜀永編著，和平圖書有限公司出版。作者：張佩兒

（和平圖書有限公司編輯）